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璲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

裨編卷七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文藝四文

文賦

陸 機

佇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凜凜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俊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藻麗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騫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拂恍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代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

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
或岨嶬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為言籠天地
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
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
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
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
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清條

之森森絜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
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為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
匠在有無而僂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遊圓期窮
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
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
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煩挫而清壯頌
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
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詞達而理舉故

無取乎冗長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其會意也
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
逝止之無常固崎嶇之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
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序故
渙忍而不鮮或仰偏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詞害而
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
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

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
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
炳若緡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雖
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
必捐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
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與偶意徘徊而
不能褫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剪
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以濟夫所偉或託

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
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弄音言徒
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象下管之偏
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
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么而微急故雖和而不
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
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
約每除煩以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

唱而三嘆固既雅而不艷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
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樸而辭輕或襲
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
精譬猶舞者趁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
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
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
或受嗤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素籥
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手掬

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蹉跎於短韻放庸音
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
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
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
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歲蕤以馭運唯
毫素之所擬文微微而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
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管魂以探賾頓
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逾伏思乙乙其若抽是故或竭

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予力之所
勗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也伊茲
文之為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闕通億載而為
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於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
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
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駉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

齊俗文氣舒緩

氣然粲之匹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

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

之雋也應瑒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朝戲及其

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

見謂已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

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

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身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

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齊書文學傳論

蕭子顯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性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冶之

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昞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騫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

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
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
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
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哲發蒙滑
稽之流亦何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為理事久
則瀆在手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
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
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

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
雖衆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
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踈慢闡緩膏
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
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
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
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

發唱警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
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昭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
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
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
屑利吻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
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
勝其詞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文心雕龍十四論

劉勰

徵聖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
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
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
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縉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
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哲以象離此明理以立
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
用也故知繁畧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
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論文必徵於聖必宗於經易

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
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
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
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
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
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
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
則文其庶矣

神思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闡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

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
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
辭前暨半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微實
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
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
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
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

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
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
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
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
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
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
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
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

者傷亂然則博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實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未費杼抽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逮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體性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

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
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精駭嗣宗
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
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
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畧哉

風骨夫翬翟備色翮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之采
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
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圓唯藻耀而高

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總術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達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

對議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
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
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
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
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
遠不其鮮歟

章表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
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

宜耀循名課實以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
使要而非畧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
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愜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
為事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
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為觀人美
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議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
深隱為奇

書詳總書體本在盡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論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銘箴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覆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雜文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賾或理

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
環竒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辭洞魂識
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
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叙
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

碑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
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制
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誅是以勒

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

誄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
論其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
也

文章辯體序題

吳訥

諭告按西山真氏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
遠近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皆王言也太祝以
下掌為之辭則所謂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甘誓

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次則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東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為然蓋由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可得而比焉

璽書按應邵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璽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文帝元年嘗賜南

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
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
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
盡褒勸警飭之意也

批答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
答與詔異詔則宣達君上之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
意而答之也文鑑輯批答詔勅各為一類可見矣唐史
載太宗之答劉洎謂此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

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

詔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誥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典雅尚為近古至偶儷之詞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令信哉

冊書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

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𠔁蓋策冊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制誥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

以之命官若畢命同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勅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庭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

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策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氏以表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表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

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可移於目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叙忌繁冗

露布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此其始也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壯少靡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
進諫隆古盛時君臣同德其都兪吁咈見於語言問答
之際者考之書可見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其兩
漢以下諸臣進說亦有可以為法戒者

奏疏按唐虞禹臯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
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
書陳事者迨乎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
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

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
考之史可見矣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
孚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忠愛之誠而已
議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
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
衆議而定之者尚矣

彈文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
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

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王應麟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
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
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氣亦異焉
檄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
檄之本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
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
算強弱角權勢故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挿羽以示迅不
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以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

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書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為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修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

而已

記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叙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

記者宜手後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
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
姓名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
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
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
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
變焉

序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

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過秦
江統之論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
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
然劉勰云聖哲彞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故凡陳政則
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
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
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

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
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煜而譎誑是豈知
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
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
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
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為
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剥為義其與說亦無大相遠
焉

辯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已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原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

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云題跋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撮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子嘗即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

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疎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躡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

雜著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

以理為主也

箴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
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
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
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箴其辭
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
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
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

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銘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
有皇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
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觴豆之屬無
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為銘者
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闕為銘
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
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

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得之矣
頌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
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
氏為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
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駉
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
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
厲而以典雅豐縟為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

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

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

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稹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問對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景廬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

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也

傳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為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客談

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由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于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行狀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

之今採韓柳所作載為指式云

謚法周禮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為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為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為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

淳熙中央滌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為上中下三等
通二百一十謚為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
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若鄭氏之論亦多有可
取者云

謚議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
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
所以勸人為善而戒人為惡也由是觀之則謚之所繫
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錫謚必下太常定議

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為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而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廟門麗于碑賈氏注云宮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

說文注又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于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于李斯嶧山之刻耳蕭梁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碑亦廁其間至唐文粹宋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為一類墓文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為鹿盧繞之緯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塋有豐碑以窆

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為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叙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則墓誌異名但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

皆弗錄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哀誄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

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
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于此又按文
章緣起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辭唯文選錄曹子
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
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于歐陽詹柳子厚之
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
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
率倣魏晉以四言為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

句及楚體不同焉

祭文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冢王僧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叙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

君子之所厭聽也

碑解

孫何

進士鮑源以文見借有碑二十首與之語頗熟東漢李唐之故事惜其安于所習猶有未變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貺之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誠也銘之於嘉

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之于景鐘者曰鐘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鐘不可也銘之于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由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為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為坐右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

者曰豐碑斷大木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
大記曰君塋四綽二碑大夫塋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
綽去碑釋者曰碑桓楹也樹之于壙之前後以紼繞之
間之轆轤輓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
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
牽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
賓自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碑
所以識日影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

葬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
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于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
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堯舜夏
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
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
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
墓表俚俗目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吾無取
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

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材而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為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為高愍女碑羅隱為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

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為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鉞砭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詩可也何必區區于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為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諛諛者則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

不可斯須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
何始寓家于潁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
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為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
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
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
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噓昔人之好為碑者久欲發揮其
說以貽同志故為生一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
有大于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

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于碑矣

文藝傳論

唐書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
沿江左餘風締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立宗
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厯貞
元間美才輩出擣嶠道真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倡之柳
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

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
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
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
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
一世冠其可尚矣然嘗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
何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
號一藝自中智以還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姦飾偽者有
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功業行實

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朽有如不得試固且
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子于善故可
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藝篇若韋應物沈亞之
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
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文章有體

羅大經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為一代文
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為仁人之言粹然為

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

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
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
等又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
然但長于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
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全體
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
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
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答李翊書

韓愈
後同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
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
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
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
于人邪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蘄勝于人而取于人
則固勝于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誨其實加其膏而
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
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
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
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
戛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
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

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
於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
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
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
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
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
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

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雖幾于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有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于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答劉正夫書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問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

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于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豈異于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

向揚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

文章論

李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

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
不得為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
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
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迴湫迤邐觀之者不厭從
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是
謂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
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
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高

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

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

惟于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

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

不取於音韻

曹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舉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詞賦多

用協韻倚歟元勳佐漢舉信是也

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

文選詩有五韻

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自四韻六韻以至百韻無有隻者

故篇無足曲詞寡

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

竹鞭鼓迫于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礪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修

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于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

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于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

答謝孝廉

蘇軾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約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

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
矣夫言止于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
繫風捕影能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
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
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
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珣蟲篆刻者
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珣蟲而
獨變其音節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

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瑀蟲
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
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
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
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
賦及雜詩誦詠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

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為能文則世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食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未為知文繆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于愛玩勢不可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固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瓌奇險

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也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

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手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江河而納之海其舒之為淪漣鼓之為濤波激之為風颭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

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淮河海之水利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于易莫簡于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為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

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于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答張洞書

孫復

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

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于孔子之手尊而異之耳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

撫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
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于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
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贅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
哉明遠無志于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
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
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于斯文也不
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
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

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架發而視之無一言及于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污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

答程伯大論文

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于百世

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才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漸盡則信乎得之于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麗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于經而根于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

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今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于
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
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頓挫曲折
蒼然鬱然鑱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
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
也今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
之立而不仆耶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
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

弗可以亂為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
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拙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
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
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
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于浮
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于刀且猶不可斲車而
肖于舟奚可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
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刊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駢集鱗

次焉不幾于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邪蘇子謂錦繡綺
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雜而紐之以為服則
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為花為卉其亦異
於作者之見矣世有窶人焉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
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徼者獲
之則蕭然盜也今為文者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
綴輯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
排界之力哉且古之為文非有心于文也若風之於水

適相遭而文生也故鼓之而為濤含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穀澄之而為練激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于物也獨不然乎織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物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昧于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

苟無毛嫵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雕糞土之塙可得而朽矣無鹽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綺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柰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

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常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古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反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不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

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
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
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
願悉吐其其中之蘊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已之見與
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

稗編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七十六

明唐順之撰

文藝五

文

文章宗旨

陶宗儀

盧疎齋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
教義不存於此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
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
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

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
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
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
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
原之清深為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
馬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
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
逸少蘭亭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

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廈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

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叙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叙其語曰叙尚書序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

再行蹈襲神道碑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
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
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
寸長書法宜略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
胡之義犯前則躐其胡跋語不可多則冗尾語宜峻
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
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
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

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文原

宋 濂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
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
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
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
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
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

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行
之天衷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
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
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
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
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
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

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
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
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
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
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
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
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

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

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
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之文無
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
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煇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
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
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
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
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

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

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摯者將以蝕夫園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穉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骨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喪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鶯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

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蠅蠓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
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
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
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
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
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

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子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聾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

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
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于復
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
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
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偃
偃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

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
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
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烟霞卷舒風霆鼓蕩者
天文之所以暢山岳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榮
茂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
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瓊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
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
於斯其間鞠明究曠疲弊歲月刊精竭思耗費簡札者

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牙攀日月高視萬物之
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翫翫
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徃徃而是而登名文章
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
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
體則可以刺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
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
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

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
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
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
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
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擣穠纖吟哢寒暄豐
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絨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
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彛儀縉典往來交
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

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
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
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於沉冥托葩辭於清
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
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
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
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
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

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刻聖秘而立辯幹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憂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六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宏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閭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

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棘聲徹
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膺仕乃
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
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
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
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
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緯之碑或
鐫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燿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

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
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櫛
撫馬班凌厲蔡陳踪躡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鉤鉤
鏘鏘袞章綉紋炳炳烺烺繽繽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
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韻變態類雲霓
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閔以之而著宣述遠
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
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

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婉美古昔傳信今
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亦古
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
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
藹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
渾洋洋凌厲蓬字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
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
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

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滄雷之
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
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
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
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
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
之為用誠莫盛於此也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

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
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
賢智忠孝亮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
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
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
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
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
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

之義者曾烏足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槩護論者以為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慙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纖汎乎瞻壽之不若者則

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

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
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
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
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
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代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橫
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荀卿
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
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

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揆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

以紀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
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
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
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
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
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
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
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

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覲然而驚喟然而嘆
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
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乎文舍此無
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
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
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
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
聖復作其蔑以加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

禦馬特在加之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
不拳拳服膺是則是倣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
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施取藍取茅蒐取索盧取豕
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泔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
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
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馬

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

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

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

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
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色
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
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鰕非雀
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
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
少而其文甚工今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
勉焉

文筌序

陳繹曾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於禮樂刑政之中
三代以下明於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為文靡
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為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
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輿歌
巷謠牛豎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
及其故可知也彼精於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
若後世置事理於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

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教君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為不直則道不見直書其靡使人之感於是者曉然知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愒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也得魚則筌忘矣文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音聲之實

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
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人人之好於文
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為

文章雜論上

韓昌黎上于襄陽書云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變化若
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
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詞

柳子厚曰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

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辭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者也。

顏之推曰：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誥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故凡朝廷憲

章軍旅誓誥敷暢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皆不可無

文章
辨體

歐陽公答徐秘校書云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
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
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又云作文之
體初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

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廬陵
文集

孫元忠朴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有惜

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東坡與姪帖云文字亦苦無難處止有一事與汝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

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汝只見參伯而今
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
抑揚如虎蛇捉不住當且學此書字亦然善思吾言

呂居仁曰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
止而意不止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傳可見

文斷

黃山谷與王觀復書云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
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
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

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時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

語故其氣象衰藹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
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
耳又云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
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
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
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
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
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

須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
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使雄壯如滄江八
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謂王
立之云若云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
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

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爾

並南昌文集

魯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為英宗皇帝實錄檢討官初
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數稱亂道

邢尚氣踞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為公舉括邢疾讀至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略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凡閱數十過終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

陳後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

取焉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劔成相諸篇與屈騷何異
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
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
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也

並后

山集

李方叔云凡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

曰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卑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在有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徇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問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言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安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

之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華而蘭華之臭芬薌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丘以觀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如朱絃之有遺音大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無志譬之雖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譬之雖知視聽臭味而血

氣不充於內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顛賴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強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巳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之謂成全四者成全然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踈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塵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

其言豐容安豫不儉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
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寬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
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
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
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以愚捫闔縱橫之人
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
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

養之德也如此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並李本集

晁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萬斤起可以言文字也余曰豈非興來筆力千鈞重

乎

王歸叟詩文發源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自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

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冷齋夜話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

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
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
其相為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
得意處多如此其原蓋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
千里間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
章亦多以此為法

潛溪
詩眼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
章妙處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得之

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

呂居仁云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略可見至於一唱三歎有餘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如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到也東坡晚年叙事文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柳所能及也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光上官相失

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
皆曲盡其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
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
此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氣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

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戒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之
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並呂氏
蒙訓

稗編卷七十六